

马斯卡尼歌剧《友人弗利兹》的多维诠释

苏 畅

[摘 要] 《友人弗利兹》是意大利作曲家彼得罗·马斯卡尼继《乡村骑士》后创作的第二部歌剧作品，这部三幕歌剧凭借细腻的情感描绘和独特的牧歌式抒情风格，在19世纪末意大利歌剧转型期中独树一帜，堪称佳作。通过运用戏剧符号学、歌唱学和表演艺术学等方法论框架，以“花朵动机”音乐构建为线索，深刻剖析这部歌剧的艺术价值、音乐文本的象征结构，并探讨其在意大利现实主义歌剧与浪漫主义传统间的张力关系。基于史料分析、谱例研究、历史文献互证，发现《友人弗利兹》采用“去宏大叙事”的抒情手法，重塑了歌剧的日常性美学，为解读马斯卡尼的创作理念及19世纪末意大利歌剧文化生态开辟了新视角。

[关键词] 现实主义歌剧；马斯卡尼；《友人弗利兹》；角色构建

中图分类号：J6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5)04-0134-08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5.04.17

19世纪末，意大利歌剧领域正经历着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朱塞佩·威尔第《奥赛罗》等晚期的歌剧经典巨作将对戏剧张力与心理刻画追求推向了极致，19世纪下半叶，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和德国瓦格纳的乐剧理论作为强劲的文化洪流，对意大利歌剧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瓦格纳的乐剧理论，深刻影响了意大利歌剧的发展方向。在其作用下，意大利歌剧创作逐渐摒弃传统浪漫主义时期惯用的宏大叙事模式，转而聚焦现实生活场景的描摹与人性本真的挖掘，形成了更具真实质感与生活气息的艺术表达风格。在这一复杂的艺术生态中，马斯卡尼推出歌剧《友人弗利兹》(L'amico Fritz)，这部作品既延续了现实主义流派关注底层民众生活、展现社会现实的创作理念，又巧妙融合了浪漫主义音乐抒情性强、情感细腻的艺术特质，成为意大利歌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极具代表性的独特范本。

歌剧《友人弗利兹》又被译为《单身汉》，是马斯卡尼的代表作之一。1891年，该剧以意大利乡村田园为背景，勾勒出一段牧歌风的田园生活图景。相较于马斯卡尼的经典力作《乡村骑士》，《友人弗利兹》在戏剧冲突的张力营造上或许稍显平淡，但这部诞生于意大利的经典杰作，无论是从声乐艺术的精湛表现，还是从音乐与戏剧的完美融合角度，都彰显了其在歌剧艺术领域的独特价值与深远影响^[2]。

一、音乐语言的精妙构建：抒情性与戏剧性的和谐共生策略

(一) 结构布局的创新探索：幕间曲作为叙事媒介的深度挖掘

在歌剧《友人弗利兹》中，作曲家对结构布局展开了创新性探索，巧妙地运用了幕间曲这一

结构元素，将其作为情感与情节推进的重要叙事工具，尤为值得称道的是第二幕间曲的设计，不仅在形式上别具一格，更在内容上富含深意。在第二幕间曲的设计中，作曲家以颤音模拟自然界的微妙声响，如晨曦中的鸟鸣与呼啸的风声等，营造出一种细腻婉转且富有诗意的氛围，更隐喻性地呼应了剧中人物苏泽尔与弗利兹之间从懵懂到炽热的情感发展历程。这种“环境共鸣”的艺术处理方式，既增强了歌剧的情境感，又深化了

观众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感知与共情。更为精妙的是，幕间曲中的调性转换——从明亮的大调悄然过渡到略显忧郁的小调，音乐语言的细腻隐微变化，精准展现了作曲家对音乐色彩运用的高超技艺，更映射了剧中角色心理状态的微妙变迁。从光明转为朦胧，从热望滑向不安，调性间的微妙更迭犹如一扇半开的窗扉，引领观众窥探角色心灵深处的风起云涌，进而深切体悟歌剧中所蕴含的深情厚谊与戏剧冲突的强烈张力。（见谱例1）

谱例1 歌剧《友人弗利兹》第52—55小节



通过对幕间曲叙事功能的深度挖掘与调性转换的巧妙运用，马斯卡尼以悠扬婉转的旋律线条串联起剧情的起承转合，用明暗交织的和声色彩勾勒出人物细腻的情感波动，更以灵动的配器技法呼应上田园场景的清新质感，让《友人弗利兹》在音乐语言层面实现了抒情性与戏剧性的完美平衡。这些精心设计的音乐处理方式，既贴合了歌剧田园牧歌的整体基调，又在剧情中埋下了情感张力的伏笔，充分展现出作曲家对歌剧艺术深刻的理解与独到的创意。

（二）主导动机的隐形织网：深化主题、情感与季节共鸣的微妙笔触

“花朵动机”作为主导动机贯穿歌剧始终，这一动机的诗意演绎与全剧明快的春日赞歌遥相呼应。

作品《只是少许的花》中“花朵动机”首次优雅地绽放于第一幕苏泽尔的咏叹调里。此刻，苏泽尔手捧花束的肢体语言与动机的轻柔奏响完美同步，以细腻的艺术手法构建了“听觉—视觉”的联觉体验。在配器方面，该动机由长笛与单簧管以柔和而交替的旋律线条缓缓呈现，勾勒出一幅大自然中最纯洁无瑕的花朵画面。旋律以纯四度的跃升为核心结构，其后伴随二度级进的下行回归，音程的起伏流转恰似花瓣舒展与飘落的动态过程，从音程结构的象征意蕴中构筑了一幅“绽放—飘零”的拱形象征图谱。此音程架构蕴含双重寓意：首先，纯四度的“自然韵致”与调性逻辑的五度循环相契合，映射出花朵作为自然造化之纯净；其次，二度回落的“柔弱象征”，以下行级进模拟花

瓣飘零之态，隐喻苏泽尔爱情的瞬息万变，既象征爱情的纯真与细腻，同时也微妙地映射出这份

情感的脆弱与易逝，与《乡村骑士》中“复仇动机”的增四度紧张感形成鲜明对比^[3]。（见谱例2）

谱例2 苏泽尔的咏叹调第1—11小节

SCE III. SUZEL e i precedenti.
SUZEL *ma un piccolo mazzo di viole in mano e s'appressa alla tavola tutta vergognosa*
Son pochi fio - ri, po - ve - re vi - o - le, son l'a - li - to d'A - pri - le,
Andante
ppp
SUZEL *un poco rubato*
dal pro - fu - mo gen - ti - le; ed è per voi che le ho ra - pi - te al so -
ppp
rall.

在歌剧的初现场景中，配器色彩的叙事策略彰显出独特魅力。作曲家以长笛与单簧管的卡农形式巧妙交织，构建出清澈透明的音色织体，引人入胜。这种音色配置映射出少女情怀的羞涩与纯真，深刻地揭示了角色内心世界的微妙波动。

对应“花朵动机”，歌剧中低音弦乐持续而沉稳的音型构成了“土地动机”的沉重回响。在第一幕启幕之际，“土地动机”以极具象征意味的方式首次登场。通过坚实的八度齐奏，将主音予以

着重强化，由此构筑起稳定而权威的音响结构，恰似土地所有权的稳固根基，以声音形态传递不可撼动的力量感。审视农民合唱段落，作曲家巧妙地运用了混合调性的创作技法，与核心“土地动机”产生了鲜明的听觉对比。这种调性层面的差异化处理，以音响语言为媒介，隐喻着当时社会阶层之间森严的等级秩序，在丰富立体的音乐织体中勾勒出一幅生动鲜明、饱含时代隐喻的阶级图景。（见谱例3）

谱例3 歌剧《友人弗利兹》第8—17小节

p con gusto ed armonioso
ppp

作为“花朵动机”的衬托，“土地动机”如大地一般坚实而沉默，却又承载着无尽深意。这一动机不仅是弗利兹作为地主身份的直观象征，更深层次地指向了其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一方面土地象征着财富与地位的稳固；另一方面，却也映射出弗利兹内心的孤独与空虚，以及他对婚姻束缚的抗拒心理。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透过“土地动机”的持续回响，被深刻地揭示出来，成为全剧情感与主题线索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比较视野下，我们会发现“花朵动机”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威尔第在歌剧《茶花女》中运用的“爱情动机”以半音化手法渲染了悲剧氛围，而“花朵动机”则依托自然音阶，彰显了马斯卡尼对现实主义日常美学的执着追求。然而，普契尼在歌剧《蝴蝶夫人》中运用的“蝴蝶动机”，虽同样以五声音阶与纯四度为基石，却巧妙地借助异国情调的色彩，深刻映射出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与反思。相比之下，“花朵动机”则深深扎根于意大利本土文化的沃土之中，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意大利乡村精神的璀璨光辉，展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深厚民族情怀。

马斯卡尼在从戏剧性到生活化真挚情感的转变中逐渐完成自然之声与真实主义理念的融合，在探讨歌剧艺术的表现手法时，出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即声乐线条的“去雕饰化”倾向。

与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中桑图扎那震撼人心的戏剧性高音爆发——尤其是与歌词中连续三连音的紧凑律动形成鲜明对照——《友人弗利兹》在声乐设计上独辟蹊径，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尤其是苏泽尔那细腻婉转的旋律线条，深刻体现了这一转变，这正是马斯卡尼对现实主义歌剧深刻内核的创新性诠释。他摒弃了传统美声中过分追求极致演唱技巧与浓烈戏剧性舞台效果的表演模式，转而将“生命之流”的声乐美学模拟作为创作的核心艺术灵魂，力求通过那些质朴无华却又直击心灵的独特旋律线条，细腻地勾勒出人物内心深沉激荡的情感波澜与生活场景真切可感的真实画卷。

在《友人弗利兹》中，作曲家巧妙运用自然音阶与口语化乐句，实现声乐线条的“去雕饰化”。这不仅是在声乐艺术上的革新尝试，也是对真实主义歌剧理念的深刻体现与拓展。这种音乐风格舒缓了前文音乐的紧张情绪，为后续乐章的表达作好铺垫，增强了艺术作品的感染力与共鸣力。

二、文本与符号的深度剖析：田园叙事中的社会隐喻与文化重构

（一）文学原型的置换与地域文化的重塑

在文学改编的过程中，原作小说（由法国作家埃米尔·埃尔克曼与亚历山大·沙特兰合著）中的阿尔萨斯背景被精心置换为“一个虚构的意大利乡村”，这一改编策略不仅赋予了故事全新的地理坐标，更从文化表征层面深刻触及地域文化的重构与再造。此外，通过巧妙融入意大利语歌词，作者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地方认同感，还微妙地映射出了复兴运动后意大利民族建构的复杂诉求。这些元素如同文化密码，解锁了深藏于文本之下的地域情感与历史记忆。

（二）角色关系的符号学深度解码

苏泽尔这一角色作为自然与纯真的守护者，被赋予了“自然之子”的崇高地位。其动作符号，诸如轻盈地采撷花朵、恬静地汲取清泉之举，与悠扬的音乐主题相互映衬，共同勾勒出一幅纯真无瑕的田园风光画卷。这一意象不仅是对工业化进程中“人性异化”现象的深刻反思，更是对自然与人性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的深情呼唤。

弗利兹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其音乐语言与苏泽尔的自然性形成鲜明对立。在弗利兹的歌词表达中，一个显著特点便是频繁使用命令句式，如“Lascialo”（放手吧！）等，这种表述不仅彰显了角色的绝对权威，更深刻地融入了音乐结构的内在逻辑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歌词中的音节重音与音乐重音之间存在着精妙的对应关系，这种“语言—音乐”的同构性进一步强化了权力的力量，更是对角色内在支配欲望的艺术化呈现。在

歌剧第三幕的《书房独白》场景中，深刻地展现了空间布局与声乐演绎之间细腻且富有层次的映射关系。此刻，弗利兹的旋律线条在中音区巧妙徘徊，与舞台布景中封闭的空间完美融合，共同营造出一种压抑而孤独的氛围。歌者需运用胸腔共鸣的技巧，使声音在低沉中蕴含力量，从而深刻揭示角色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矛盾。而当合唱响起时，弗利兹的声部如丝般顺滑地融入，与合唱声部交织成一幅和谐的画面，共同营造一种权威逐渐消散的听觉体验。在此，音乐不仅是对场景转换的响应，更是对角色社会地位变化的艺术化处理，歌者需通过细腻的声音控制，展现出角色在公众面前权威地位的微妙改变。

拉比大卫作为智慧的象征，以一位深邃智者的形象出现。其宣叙调中融入了独特的犹太音乐元素，旋律平缓且悠长，如同缓缓流淌的河流，充满抚慰人心的力量，不仅展现了角色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暗示了意大利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这种态度中包含着接纳与尊重，引人深入思考。

（三）婚约场景的仪式性与社会乌托邦理想

在终幕的婚约场景中，作品摒弃了传统的宗教仪式形式，转而以村民们合唱这一集体狂欢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创新之举不仅打破了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阶级壁垒，更深刻揭示了19世纪末意大利乡村社会对乌托邦理想的炽热追求与渴望。在这场狂欢中，村民们用歌声表达了对平等、自由与和谐的渴望，共同编织了一幅理想社会图景。此外，音乐框架的巧妙运用，强化了这一场景的仪式感与神圣感，使叙事更加饱满而富有张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与角色间的互动超越了简单的伴奏或陪衬范畴，更像是一场精妙且深邃的符号学解码之旅，涵盖了歌词韵律的匠心灵动编织、空间动作与声乐演绎的相互映照，共同织就了一个错综复杂而又独具意蕴的艺术天地。

三、“花影”下的声乐诠释与角色构建

（一）“花朵动机”下苏泽尔声乐线条的自然展现

在《友人弗利兹》中，“花朵动机”的声乐呈现以苏泽尔的咏叹调《这只是少许的花》为核心载体。其对绵长气息的精湛掌控构成了歌者诠释的核心挑战。具体而言，乐句结构的精妙设计在苏泽尔的大跨度旋律线条中得以展现，这一跨度要求歌者凭借合理的呼吸调控和横膈膜的坚实支撑，实现音色的高度统一与过渡，确保“花朵绽放”的意象在乐句中得以完美延续，避免任何因换气而导致的情感断裂情况发生。

马斯卡尼在乐谱中精心标注了“un poco rubando”（稍带自由的速度）、“cresc. ed animando”（渐强并逐渐活跃）等术语，这不仅是对歌者气息控制与节奏把握能力的严苛考验，更是对花瓣自然舒展动态的艺术模拟。歌者需精准诠释这些动态指示，细腻调控气息，以自然连贯的音色描绘花瓣由含蓄至绽放的微妙变化，凭借层次分明的强弱转换与张弛有度的速度处理，引领听众仿佛步入生机盎然的春日花园，亲眼看见花朵次第绽放，真切感受生命破土而出的蓬勃饱满的力量。（见谱例4、谱例5）

谱例4 苏泽尔的咏叹调第20—22小节

The image shows a musical score for Example 4, which is the first three measures of the aria 'This is just a little flower' by Giuseppe Verdi. The score is in G major and 4/4 time. It consists of a vocal line and a piano accompaniment. The vocal line is marked 'un poco rubando' and includes the lyrics: 'di - che di pri.ma - ve - ra, sia.mo le vo.stre a.mi - che; mor -'.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features a steady bass line and chords in the right hand.

谱例5 苏泽尔的咏叹调第26—28小节

SUZEL

- li - ci di di - re a vo - i, che a - ma - te gl'in - fe - li - ci: il

cresc. ed animando

在元音修饰方面，“花朵动机”同样展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歌词“fiori”（花）中的开口元音 [ɔ] 与 [i]，歌者需巧妙地抬升软腭，以保持音色的明亮与纯净。这一处理不仅增强了音乐的感染力，更象征着角色情感的坦率与真挚。而在后续“ma son tutti per voi”（但皆献于你）的演唱中，元音 [o] 与 [i] 的细腻处理需要歌者巧妙运用半声技巧，以含蓄深情的音色，细腻传达苏泽尔内心的羞涩与无私奉献，使听众能够深切感受到角色之间那份甜蜜而美好的情感。

“花朵动机”在苏泽尔的人物形象塑造中，通过元音润色与音色象征的深度挖掘等手段，使声乐线条得以自然流畅地展现，不仅丰富了角色的心理层次，更使歌剧的情感表达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弗利兹大地般咏叹的精妙抒情构筑

弗利兹这一地主阶级的典型形象，其音乐语言的建构逻辑，与苏泽尔所代表的自然纯真风格构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同于传统歌剧作品中那些常以华丽炫技彰显贵族身份的角色，如威尔第歌剧《弄臣》中的公爵形象，弗利兹的声乐演绎摒弃了繁复的华彩与外在的炫耀，转而巧妙地运用调性矛盾，深刻映射其内心的身份焦虑。

在西洋歌剧、神剧或康塔塔等戏剧作品中，咏叹调是一种极富抒情性和戏剧性的独唱乐段，不仅考验歌者的声乐技艺，更是对其艺术修养与情感表达的深度试炼。如男高音弗利兹的咏叹调，特别是那首“O amore, o bella luce”（哦，爱情，哦，美丽的光芒），展现了歌者在音域宽广、技巧性强的独唱乐段中的高超技艺和深刻的情感。

此咏叹调以其抒情性与旋律性的完美融合，构筑了一幅动人心魄的情感画卷，成为衡量年轻抒情男高音艺术成就的试金石。在演绎这首作品时，歌者需展现对气息控制的卓越驾驭能力，要确保每一个音符都能如丝般顺滑地流淌，同时，通过声音的共鸣技巧，赋予音色以纯净无瑕的质感与直击心灵的穿透力。这不仅是歌者声乐技巧的精湛展现，更是对其艺术美追求的生动诠释。

然而，成功的演唱远不止于此。对歌词的深入剖析与真挚情感的细腻表达是赋予这首咏叹调灵魂的关键所在。歌者需全然沉浸在弗利兹的内心世界，深切感受他对爱情的炽热渴望、对光明的无限向往，以及对生命意义深刻细腻的思索。

在整部歌剧的宏阔音乐织体中，弗利兹的角色形象通过其主导调性得到了稳固而鲜明的勾勒。然而，在这一看似稳固的调性基础之下，却潜藏着丰富的音乐变奏与深刻的情感波动。具体而言，在弗利兹的咏叹调中，频繁出现的半音化偏离现象，巧妙地构建了一种调性上的不稳定性与内在张力。这一音乐设计是对弗利兹复杂内心世界与矛盾情感状态的深刻隐喻。它要求歌者在演绎过程中展现高超的音程控制能力，通过细腻的半音滑音技巧，精准地衔接这些跳跃性的音乐片段，微妙地传达弗利兹在财富与孤独之间的矛盾。这种处理手法使弗利兹的角色形象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调性框架内，而是形成了一个在调性游移与情感波动中不断探索与自我发现的动态存在。

（三）《樱桃二重唱》中的音色雕琢与象征意蕴作为歌剧《友人弗利兹》的标志性音乐段落，

《樱桃二重唱》以其紧凑而富有层次感的音乐结构,以及深邃细腻的情感表达,成为该部作品中经典的二重唱唱段。此唱段不仅以旋律的优美流畅、情感的丰富饱满及演唱技巧的精湛绝伦而著称,更在戏剧结构上展现了非凡的艺术匠心。

此唱段以弗利兹与苏泽尔之间温馨的互动为叙事背景,旋律线条优美流畅,宛如一条潺潺溪流,轻轻拂过听众的心田。节奏轻快活泼,恰似春日里微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旋律以弗利兹的主题动机为基础,通过巧妙的变奏与重复手法,似一位技艺高超的织工,将音乐材料丝丝入扣地编织在一起,逐步展开一幅温馨浪漫的图画。同时,作曲家巧妙地融入了和声与复调技法,使旋律线条更加丰富多彩,情感表达愈发细腻入微,仿佛每一个音符都蕴含着深情厚谊,引人共鸣。

在唱段的展开部,音乐材料更为复杂多变,节奏与旋律均呈现鲜明的对比与冲突,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旋律风暴,席卷着弗利兹与苏泽尔之间的情感世界。该段通过引入全新的音乐主题与动机,深刻揭示了两人之间潜藏的情感矛盾与内心挣扎。同时,作曲家巧妙地运用了模进与转调的手法,使音乐情绪如同海浪般层层递进,逐步升级,为接下来旋律的展开蓄积了强大的情感张力。

唱段的尾声宛如一曲深情的回响音律,在听众心中久久回荡。该段基本保留了初始段的音乐材料与旋律线条,通过节奏与和声的细微调整,整体氛围更为深沉内敛。弗利兹与苏泽尔以深情对唱的形式再次展现了真挚而深刻的爱情。该段也为歌剧的结尾埋下了伏笔,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完美结局,令人充满期待与遐想。

弗利兹作为歌剧中的男主角,其性格复杂多变,既有幽默风趣的一面,又有深情款款的一面。弗利兹的音色应呈现更为深沉且富有磁性质感的声学特征,以凸显其作为地主阶级的权威性与内在矛盾。在该唱段中,弗利兹的情感表达主要体现为对苏泽尔的深情与爱慕。歌者需要通过声音的控制与情感的投入,展现弗利兹内心的柔情与温暖。同时,在展开部中,弗利兹的情感也呈现

出一定的矛盾与挣扎,此刻歌者需要通过声音的对比与变化,准确传达这种复杂的情感状态。

苏泽尔的部分则展现了其甜美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歌者需要通过声音的柔美,展现清透柔婉的声音特质,宛若春日溪流般纯净无瑕,以此映射其作为“自然之女”的纯真与灵动,从而抒发出苏泽尔内心的纯真与美好。同时,在尾声部中,苏泽尔的情感也呈现了一定的深沉与内敛,歌者需要通过声音的控制与情感的把握,准确传达这种深沉的情感状态。

在二重唱的艺术呈现中,借助多样音色的巧妙交织与激烈碰撞,能够更为生动且深刻地勾勒两位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与戏剧性冲突,赋予音乐作品更为丰富的表现力与深刻的内涵。

作曲家巧妙地运用了对比与重复等音乐手法,精心编织出弗利兹与苏泽尔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通过旋律线条的交织与和声色彩的变换,将两位角色的内心世界细腻地呈现,促使彼此间的情感张力与微妙变化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种音乐上的对话与碰撞,不仅深化了角色关系的层次,也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使整个二重唱成为歌剧情感脉络的重要节点。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樱桃二重唱》在音乐处理上的精湛之处,还体现在对角色性格的深刻挖掘与精准刻画上。通过细腻的音乐语汇,弗利兹的骄傲与孤独、苏泽尔的纯真与坚韧,被赋予了鲜明的音乐形象,使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波澜起伏。这一唱段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其音乐形式上的完美呈现,更在于其深刻揭示了人性与情感的复杂多面,为歌剧艺术的魅力增添了新的色彩。

马斯卡尼在歌剧《友人弗利兹》中的声乐设计,通过对呼吸、音色等极具表现力声乐要素的精细雕琢,将人物角色尤为复杂的心理活动转化为可听的情感拓扑。不同歌者基于自身艺术阅历的诠释差异,既展现了现实主义歌剧表演的多元可能,也深刻揭示了音乐文本中未完成性特质预留的广阔阐释空间。

四、历史语境下的歌剧：文化转型的镜像透视

（一）现实主义流派的边界探索与深化

当《乡村骑士》以西西里乡村的激烈冲突确立现实主义歌剧的经典范式时，《友人弗利兹》却将叙事空间移至阿尔萨斯田园，展现了该流派在题材选择、情感描绘及艺术手法上的多样性和深刻内涵。通过对比两部作品，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现实主义歌剧的差异化呈现，以及在艺术探索道路上的不断突破与深化^[4]。

歌剧中地主弗利兹与佃农苏泽尔的爱情故事消解了现实主义惯有的阶级对立，《樱桃二重唱》更是隐喻着新兴资产阶级对理想化乡村秩序的浪漫想象。而当瓦格纳乐剧思潮席卷欧洲乐坛之时，《友人弗利兹》通过独特的音乐语言，实现了文化身份的坚守与创新，并在传承音乐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吸纳外来养分，从而实现艺术重塑，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意大利特质的新型歌剧体系。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焦虑与乡村情怀的诗意回望

19世纪末的意大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一历史背景在《友人弗利兹》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歌剧中对“乡村共同体”的诗意呈现，如喧腾的集会、树下的采摘等场景，不仅是对过往田园生活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文化认同困境的深刻反思。

（三）马斯卡尼的创作困境：艺术理想与市场压力的双重挑战

《友人弗利兹》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首演后连演50场）与其在学界所遭受的贬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反差不仅揭示了马斯卡尼在艺术创作

中面临的复杂困境，更预示了20世纪歌剧艺术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商业成功与艺术理想之间，马斯卡尼不得不进行艰难的选择与平衡。这种矛盾与挣扎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生涯的写照，更是歌剧艺术在市场化浪潮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缩影。通过深入分析马斯卡尼的创作困境，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歌剧艺术在历史变迁中的艰难转型与未来走向。

五、结语

《友人弗利兹》凭借音乐语言在表达上的革新突破、文本符号所蕴含的多维度隐喻以及对时代精神敏锐而深刻的捕捉，成为19世纪末意大利歌剧转型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范例。该剧所采用的“去戏剧化”策略，并非对现实主义原则的简单背离或抛弃，而是一种更为精细且深邃的艺术实践，旨在通过微观层面的叙事手法，对歌剧的现实主义维度进行重新构建与深化。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作曲家对浪漫主义传统与现代追求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洞察，更为我们理解意大利歌剧从浪漫主义向现时主义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关键路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与启示。

参考文献：

- [1] JOHN R. A history of italian opera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79.
- [2] MALLACH A. Pietro mascagni and his operas [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4.
- [3] 夏辉. 现实主义歌剧的开创者: 马斯卡尼和他的《乡村骑士》[J]. 中国民族博览, 2016(7): 192-193.
- [4] 程雨妍. 掷地有声的呐喊: 论现实主义歌剧的艺术新观 [J]. 音乐生活, 2025(2): 56-59.